



株洲日报视频号



中共株洲市委主管、主办
株洲日报社出版



醴陵的月饼

王彦宏

偶然翻阅2016年9月19日的《株洲日报》，一篇醴陵人写的《吃月饼的回忆》映入眼帘，醴陵月饼的色、香、味跃然字里行间。现在近十年过去，又到中秋佳节，当年的“月饼话题”仍有可说道之处。

历来月饼有两个主要流派，即苏式月饼与广式月饼。苏式以油酥皮著称，层层酥酥，入口即化；广式则发皮皮柔韧，馅料丰富，甜咸交融。醴陵月饼，承苏式一脉，皮馅比例约4:6，轻薄包裹，酥而不腻，宛若秋叶轻盈明月。其制作技艺，融汇了湖湘的精致与瓷都的灵气，历经百年，愈发醇厚。

早在一百多年前，醴陵就有专业生产月饼的店铺，出名的有“深华斋”“荣华斋”和“瑞兴斋”三家，到了上世纪六十年代，醴陵的月饼全部集中到“醴陵副食品加工厂”（后来叫糖果糕点厂）这一个单位生产。当时供应市场的月饼仅有三个品种：荤油月饼、葱油月饼和生油月饼，售价分别是：荤油月饼0.72元一斤，葱油月饼0.80元一斤，生油月饼0.88元一斤。而且都不需要裱花。

说起当年这三种月饼，都是纯手工制作，人工炭火烘烤的。荤油月饼的馅中有一粒蚕豆大的硬冰糖，吃起来有软有硬，可嚼可含，最适合小孩子的口味；葱油月饼打开葱香扑鼻，入口甜而不腻，还有一丝淡淡的咸味，是最大众化的口味；生油月饼是月饼中的“贵族”，用料更加考究，单是油就讲究用猪板油而不是植物油或肥膘油，烤出来的月饼油香弥漫，落口消融，是中老年人的最爱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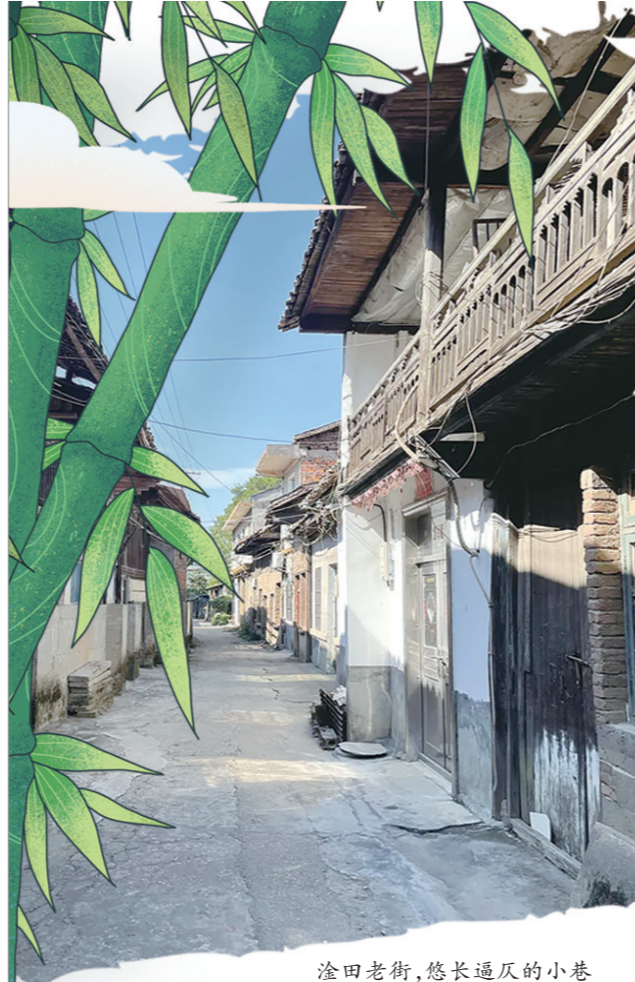
如今，醴陵的月饼生产早已从一家国营厂发展到多家厂肆争艳，花色各异，繁荣兴盛。名气稍大的有瑞兴食品厂、红双喜食品厂、华瑞食品厂，以及荣华斋大酒店等。常见品种，除传统葱油、生油外，添了麻仁、五仁、莲蓉、蛋黄，甚至融入苏式鲜肉的咸香新意。生产场景，亦从简陋的作坊，蜕变为标准化厂房，机器辅助下，仍保留手工挂压的精髓，确保酥皮层层绽放。

在这些厂肆中，最能唤起乡愁的，莫过于新街闹市区的老字号“荣华斋”。传闻其创始人百年前便在醴陵街头售卖月饼，至今已传三代，堪称“月饼世家”。店堂“前店后坊”，空气中弥漫着糖油的焦香与炭火的湿润。主打传统高档路线，坚持纯手工，每饼重达125克，四枚一斤，规格古朴，价格虽稍高，然生意兴隆，门庭若市。

月饼之于醴陵，不只是制作与买卖，更融入日常的仪式感。老一辈忆起，从前人多饼少，用刀将一饼切为四碗，甚至八碗，分食以示公平。那刀落饼裂的声响，伴着月下低语，承载着节俭与和谐。如今，饼丰人少，胃口却小，仍有许多人家沿袭此俗，分而细品。同一动作，前后意蕴迥异：昔日为“均分秋影”，今朝为“细品余韵”。这微妙转变，折射出生活巨变——从饥饿的紧巴巴，到丰盈的从容不迫，月饼见证了醴陵人的奋斗足迹。

泉湖路开洗衣店的黄爷爷，七旬有余，提起本地月饼，总是眉飞色舞：“哎呀，这月饼就是高档食材的大集合！桂花、橘皮、瓜子仁、芝麻、核桃……还有红丝加绿丝，用糖油一拌一烤，那金黄的表皮一裂，香气直钻心窝！”听他绘声绘色，配以手势比划，仿佛现场重现：炉火熊熊，饼香四溢，孩童围坐，笑语盈耳。这样的讲述，不只是口腹之欲，更是情感的桥梁，连接过去与当下。

月饼虽甜腻，生活却有苦有甜。中秋之际，与亲朋共品一盘醴陵月饼，月光洒落，桂影婆娑，你会感叹：这滋味，这团圆，皆是故土的馈赠。在家乡耕耘，苦尽甘来，方知那份“有滋有味”，从不虚妄。



浣田老街，悠长逼仄的小巷



古镇码头上停靠的渡船

株洲文脉 浣田之浣

梁瑞郴

浣，天下五行元素有其二。金、木、水、火、土，四季循环，时序更迭，金和水，是其中二项，与时序四季对应，正隐含秋收冬藏的真意。

许慎的《说文解字》对“浣”的释义是“水浣，水入船中也。一曰泥也。从水金声。浣，浣或从今。古暗切。”

今日株洲浣田区的浣田得名，是因依傍大河湘江，又盛产金沙，故以水入金，成“浣”字也。又江东沃野绵延，良田万顷，则以田字呼应浣字，得“浣田”名。

(一)

黄叶散岸，秋色横江，我们从长沙湘江而上，来寻觅千年古镇浣田。说是千年，并非号称，而是有史可证，有据可查。东汉末年三分天下之时，孙吴在此设县治，史称“建宁”，可见其政治、经济、军事、文化的地位。

历史的翻覆，时代的变迁，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，不唯看到，千年以降，多少城池古邑，几度沉浮，烟消云散，只剩下旧痕点点，哀叹声声。但浣田却能赓续建宁的血脉，一如旧时的繁华。

对历史的追寻，对遗存的探访，实在是一种体悟、感怀。我们在浣田古镇徜徉漫步，当年的麻石板路已铺成平整的沥青路，那些逼仄仄仄的巷子两旁的围墙，已涂饰成白墙青瓦，时代的标语与图画点缀其中，在古意中透出新风，有人以为煞了点古意，破坏了保护。我却不以以为然。我以为，如果时代社会的进步，不能以当下民生的福祉为要义，不能辨识遗存保护的价值和意义，则可能让遗存变成因袭的包袱、进步的障碍。

我曾经在郴州进行过对古村落的探访。其间不乏震撼人心的古村，其政治、经济、文化、历史、宗教的价值自不待言，而且这些古村落现今还是人丁兴旺、民风淳朴、体量巨大的德化场所。然而，也有不少古村落体量小，残破破，多空心，已成乡愁残片。我曾大声呼吁，政府可否组织专家，对其村落进行一次全面考察规划，哪些该保护，哪些可以忽略不计，分等级择优淘劣，以避免一哄而上，分散保护资金。古村的保护，实在是在审视其历史价值和他文化价值，有选择、有重点地加以保护，加以芜存菁，古为今用。

浣田古镇的保护，是立足于当前现实，照实说，它并非有特别的文物价值的古镇，而只是一块适宜人居的风水宝地。他在旧有古镇元素的基础上，注入时代的风尚，超市、市场、歌厅、发廊、酒店、茶馆……现代城邑生活的诸多元素，都镶嵌于古镇生活之中。

(二)

站立于浣田码头，凝望滚滚北去的湘江波涛，我思我闻，我思我索。

旧码头虽荒芜萎萎，仍有轮渡横亘其中，当年繁盛仍依稀可辨。史载，明清以来，因水运贸易昌盛，浣田古镇形成了一巷三街六码头的格局。众所周知，大江大水，是中国城邑古镇兴盛的区位优势，集散码头文化，是时代物物其流、通达江海的交通命脉。许多古镇命运的跌宕，非人事，而是天赐。从渡口沿湘江上溯，昭陵古镇，浣田古镇，朱亭古镇……水无疑托起了祖先当年的梦想。人类逐水而居，逐水而兴，逐水而富，这是当时世界颠扑不破的真理。即便今天不以水运为最主要的交通方式，水和空气仍是滋润的生命之本。

沉寂非人力，代谢成古今。我们在走走停停中感受时代的变迁。当我们在古巷中，与几位闲适的老太太攀谈时，问其多大年纪了？她们爽朗一笑，答：80多岁了。在这里出生长大的吗？她们点头，笑着说：一辈子没离开过。这里舒服吗？她们竖起大拇指说：空气好，水好，卫生好，邻居好！脸色安详，语气舒缓，神态轻松，怡然自得，让人穿越时空，恍若桃源。人生老而能复返自然，终得宁静，夫复何求？

(三)

我的思索，并不止于浣田古镇。在晨曦暮色的穿行中，浣田的山水风物，时时闯入我的眼中，那些竹浪翻滚的连绵山峦，稻菽金黄的良田沃土，溪流潺潺的纵横沟壑，星星点点的农家屋舍……这是湘江东岸的温暖的安居田园，我称之为小山小水，江南这种非大山大水的丘陵，是最适宜人居的山地。它清明平和，温馨舒卷。随行的朋友告知，这是罗霄山脉的余脉，浣田最高峰军山，海拔772米，毗邻攸县、醴陵。那天不巧气温陡升，我们无法登顶，但在离山顶数十米的停车场，却见到山民正在用无人机吊运预制板、水泥砂石等建筑材料，令人眼前一亮，真可谓科技进山，别开生面。这是刷亮军山的一张崭新名片。

只有在此时，我才真正认识“浣田之浣”。它绝非旧日繁华之梦，因通达江海而金山如垒，因物物其流而财富丰盈。浣田，山水相依，水生万物，田生五谷，物阜民足。友人姜满珍告知，此地最大的特点，就是民风淳朴，即使是外面的世界人心不古，这里的百姓却仍然朴实厚道。

我不由想起，当地文史学家告知，这里曾是舜帝南巡游历之地。据清《湘潭县志》载，舜帝南巡，曾游历浣田，其曰：“君山在东南百五十里，历山之北，旧以为舜巡所历。”浣田历山，也曾为帝王游历驻跸之处，故山川形胜，也有德化之气。德为良田万世种，种德为本，千年的熏染教化，终使浣田成为一片种德如金的土地。

车行大地，从归乡谷到清溪、八斗、军山，蜿蜒的山道旁，到处是一片鹅黄青绿，那是铺满喜悦的丰收之景，我以为，这是新农村建设中应有之义。由此，也印证了浣田为农产丰富、种类繁多的勤耕之地。

民生为天，五谷为本。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的手里，这并非小农经济，所谓安居乐业，这才是根本。手中无粮，何以安居乐业？丰衣足食，方有乡民之众乐，天下之大安！我默然注视田陇的秋色，脑海中蓦然跳出毛主席的诗行，“喜看稻菽千重浪，遍地英雄下夕烟”。这是新中国成立十周年后中国农村的写照。毛主席将中国农民誉为英雄，这是多么高的礼赞。

我仿佛在这一刻，悟到浣田一日，捕捉到“浣田之浣”金子般的真正含义。

探寻花湖谷里的红色印记

欧阳跃

仲秋时节，骄阳依然似火。太阳从东方的罗霄山脉升起之后，早晨那点凉爽便消失得无影无踪，大地依旧成了酷暑肆虐的舞台。户外闲逛的人们，都像冬眠的蛇虫，四散逃离，快速猫进了洞穴。瞬间，原本熙熙攘攘的大街小巷安静了许多。

我也惧怕炎热，脚步匆匆，准备把自己塞进陋室躲太阳。在门口，与刚起床的女儿撞了个满怀。她举起手里的车钥匙：“走吧，带你们去花湖谷。”我愣了会儿，有些犹豫，看着外面那又毒又辣的阳光，我真的不想去。但我不能反对的，因为“去花湖谷”，原本就是我提议的，而且还不止一次。只好转过身，硬着头皮去了车库。

汽车从环城北路拐上茶严公路，车程约15分钟，便来到了花湖谷景区的西大门。在停车场停好车，买好门票。在景区门口，掏出手机，对着那块“中国花湖谷景区”大石墩按下快门，便开启了本次的花湖谷游程。

(一)

观光车在盘山公路上蜿蜒盘旋，爬上一个较陡峭的山坡后，前方出现一块宽阔的平台。导游说，前方景点是“光泉台”。

下车，阅读石碑上的介绍，方知“光泉”一景是源自岳飞的一个传说。当年，岳飞奉旨剿灭叛贼曹成，从江西一路追剿至茶陵境内。一日傍晚，厮杀了一天的岳家军，在此安营扎寨，休整部队。谁知那晚，岳家军的军需仓库，被活动在这一带的土匪劫了。岳飞大怒，决定率军剿灭这伙匪贼。匪首乃一女子，使一支八尺长双头枪，武艺高强，骁勇善战。岳飞与之大战一天一夜，双方难分胜负。厮杀正酣时，女匪首突然脚带松了，无法再战。便后跃脱离厮杀，跑到一高处，将枪扎在地上，跃上枪尖整理脚带。岳飞追近，一剑将其斩首。此时，大战一天一夜的将士们口干舌燥，四处找不着水，嗓子渴得冒烟。岳飞拔剑直指苍天，长啸一声，将剑用力扎在地上。随着一声巨响，剑扎之处，一股清泉喷涌而出，众将士欢呼畅饮。此时，刚好天亮了，岳飞从禾田里扯了一兜禾，用禾莠在崖壁上题书“光泉”二字。从此，光泉就成了地名，并一直沿用至今。

光泉台地处半山腰，站在台上向西鸟瞰，目光直望到天涯。看到山下一目了然的大小山峦，和脚下独特的地形地貌，当兵时学的那点“军事地形学”知识就自然而然地跃入脑海——这是一个最佳的阻击战、伏击战的预设战场。环视周围山形，更是运动战中理想的游击区域。突然想起，在一些茶陵史志资料中的记载，严（塘）尧（水）一带，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，是谭家述、谭理聪、谭霖林等老一辈革命家领导的茶陵游击队的主要活动区域，也是中国工农红军主力长征后，谭余保领导的湘赣边游击纵队，在敌人的围追堵截中，浴血奋战三年，与敌周旋于湘赣边界的活动、战斗地区之一。能在敌人重兵围剿，生存环境极其恶劣的条件下，为党保存了一支久经沙场考验，战斗经验丰富的革命的武装力量，除了有浴血坚持的革命意志外，恐怕还得得益于严尧山区的有利地形。

(二)

离开水泥路面，徒步向山中走去。我低头在山里寻找，我想，我应该能找到先烈们的红色足迹。弯腰或蹲下来，扒开枯枝败叶，发现山上的泥土都是红色的。或许，这些红色的土地，正是革命先烈们用鲜血染红的。你看那泥土表面，阳光下泛着红光的潮湿，或许就染有先烈们的血迹。

一路胡思乱想着向山的深处走去，突然发现两排隆起的土坎，很像旧时的战壕——土坎内侧低于外侧，且隐约可见挖动过的痕迹。难道真的是当时的工事？我赶紧向山上爬了几米，仔细观察，却找不到与军事有关的佐证，也没有丝毫曾经战斗过的痕迹。时隔近一个世纪，也许，先烈们真正能够看得见的足迹，早已被时间的长河所湮没。但我们要寻找的足迹，应该是他们的精神，要赓续的，应该是他们的红色血脉。这些，才是他们名垂千古、永不磨灭的红色印记。

光泉台南北两侧，各有一条铺满鲜花的拱形长廊。循着南面那条延伸向山下的长廊走去，那幽长深邃的长廊，有如一条时光隧道，让我穿越近一个世纪的时空，把我带进硝烟弥漫的上世纪30年代……山风在这条拱形长廊里形成狭管效应，耳边呼啸的风吼声，恍若战马嘶鸣，地声隆隆。眼前是一片无限广阔的战场，仿佛看见，5000多名优秀的茶陵儿女，为了民族解放，前赴后继地英勇奋斗，直至献出宝贵的生命，为我们换来了今天的繁荣安宁。

作为4A级旅游景区的花湖谷，也许她不及神农谷的仙灵之气，也没有张家界的气派秀美之气，更不如岳麓山的书香之气。但你要想寻一处红色旅游景区，花湖谷当然是你的不二之选。当你游过花湖谷后，你一定能感觉到，花湖谷里有任何旅游景区所没有的，令游客热血沸腾的英雄之气。

(三)

午后，我们驱车前往下一个景点：“中国湾里红湘赣革命根据地红色文化园”。这里是当时的中共茶陵县委、茶陵县苏维埃政府等红色旧址所在地。园内有红色故事街和将军山战斗遗址。谭家述、王震领导的红军湘东独立师和茶陵游击队亦曾驻扎于此。张云逸曾在此指挥过著名的将军山战斗——1931年3月，张云逸率红七军五十八团，与王震、谭家述的湘南独立师三团会师于酃县十都。敌军围追堵截，他们迅速行动，诱敌回援，在高院至严塘间设伏，歼灭国民党十九师一营及三县保安队一部，缴获枪支无数，粉碎敌“围剿”阴谋。此战，不仅重创敌军，更鼓舞了湘赣边苏区军民，茶陵儿女奔走传颂，红旗猎猎。

园中，故事街墙上雕刻着一段段峥嵘往事：300多名茶陵子弟从军，90余名烈士长眠荒丘；25位将军星河璀璨，他们从井冈山枪声中起步，历经长征、抗战、解放，铸就共和国脊梁；漫步其间，耳畔似闻先烈誓言，眼前如见红军身影——那是一方不灭的红色热土，英雄足迹斑斑点点，共和国史册的辉煌篇章在此镌刻。

花湖谷之旅落幕，我心潮澎湃。这片山谷，不仅有绿浪翻涌的生态之美，更有红色基因的深沉和厚重。它如一卷展开的史书，现场感十足地将我们拉入那段峥嵘岁月。回首来路，我更觉肩上责任重大：赓续先烈血脉，在新时代的征程中，书写属于茶陵的新荣光。



溯湘江而立的浣田古镇



红色文化园内留存的茶陵县苏维埃政府旧址